

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 ①



THE MONKS OF THE MON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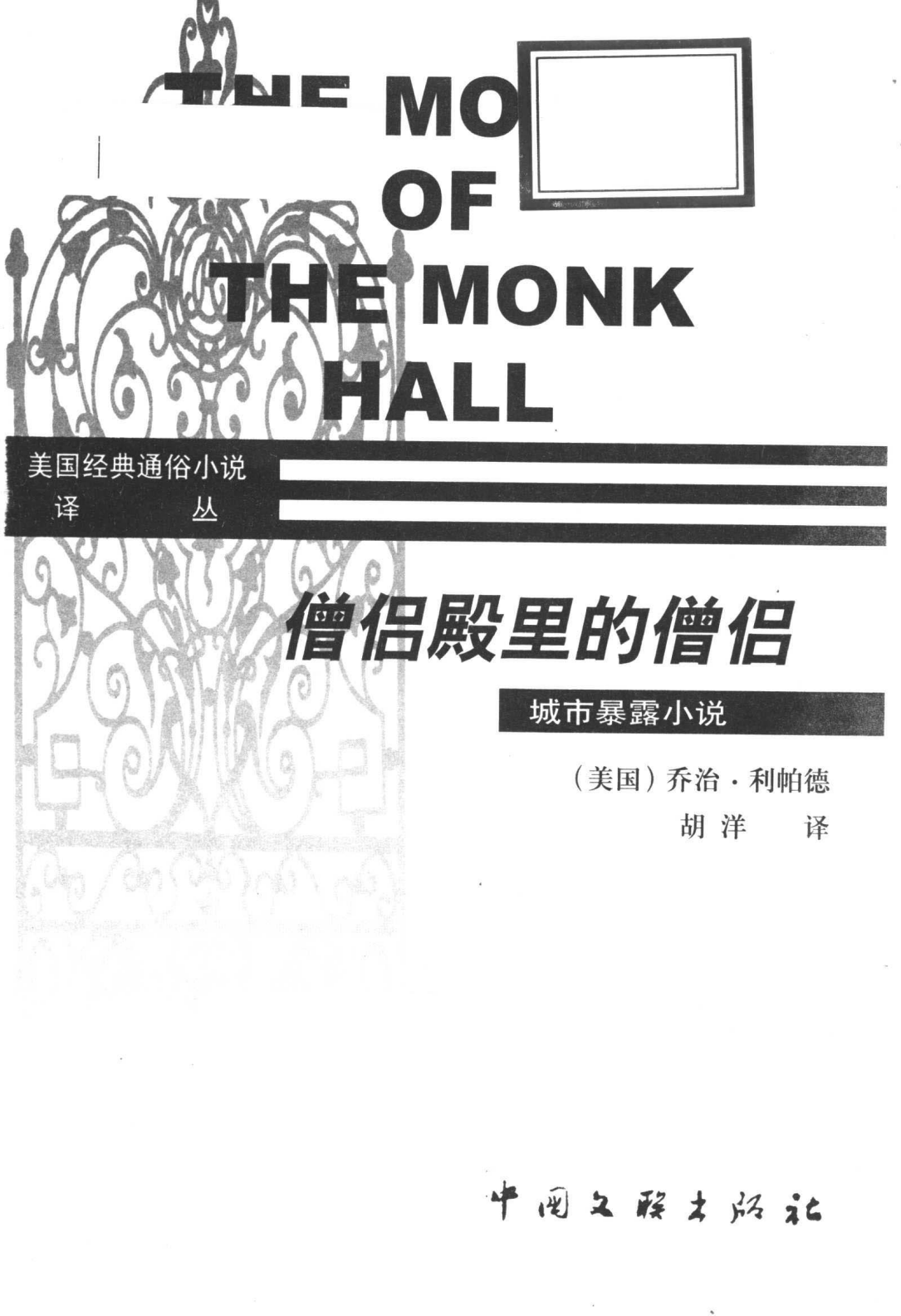
HALL

城市暴露小说

僧侶殿里的僧侶

(美国) 乔治·利帕德 著
胡洋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E MONK OF THE MONK HALL

美国经典通俗小说

译丛

僧侶殿里的僧侶

城市暴露小说

(美国) 乔治·利帕德

胡洋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僧侣殿里的僧侣/(美)利帕德著;胡洋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

(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

ISBN 7-5059-0187-7

I.僧… II.①利…②胡… III.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1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0687 号

书 名: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共五本)

编 者: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

出 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白舒荣 仲小川

特约编辑:王月瑞

责任印制:胡元义

印 刷:上海长鹰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639 千字

印 张:36.375

插 页:10 页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书 号:ISBN 7-5059-0187-7/J.61

全套定价:6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总 序

陈少能

由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编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大型外国通俗文学丛书《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开始陆续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标志着我国的外国通俗文学出版正在逐步摆脱混沌,由无序变为有序;也标志着传统的鄙弃外国通俗文学的观念正得到进一步纠正,外国通俗文学在我国又诞生了一片绿草地。

美国通俗小说不同于美国严肃小说。它有深受人民大众欢迎的创作模式,同时也有一定的时效性。许多美国通俗小说,包括非常畅销的通俗小说,往往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更迭和人们欣赏口味的变化而过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美国通俗小说没有精品,决不意味着美国通俗小说没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堪称一流的经典之作。而且,经典通俗小说和经典严肃小说之间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美国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一方面,通俗小说不断借鉴

优秀的严肃小说;另一方面,严肃小说也不断地从通俗小说中吸取养分。当某类通俗小说产生出特别优秀的作品,而且其艺术手法为严肃小说所普遍吸收和采用时,这些特别优秀的通俗小说就成了严肃小说的经典之作。

美国通俗小说也不同于中国通俗小说。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通俗小说体系。其内涵、范畴、类型、特征等等,均不相同。尤其是,两者的生存土壤不同。在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通俗小说可以说基本一帆风顺,并于战后呈现极其繁荣的局面。而中国通俗小说,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极不平衡。从总体上说,当代中国通俗小说尚处在起步阶段。现有的中国通俗小说除了极少数,如金庸的武打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等等,均不成气候。所以,美国通俗小说决不等同于中国粗俗的地摊小说。事实上,许多轰动一时的美国通俗小说,特别是优秀的美国通俗小说,从来都不是以色情、暴力、凶杀取胜的。

我期待着《美国经典通俗文学译丛》能收入更多的真正的美国通俗小说精品,也期待着中国不久能产生与这些精品相媲美的自己的通俗小说。

导 言

1845 年是美国通俗文坛极不平凡的一年。这年 5 月,一个名叫乔治·利帕德(George Lippard)的年轻人在报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僧侣殿里的僧侣》(The Monks of the Monk Hall)正式扩充出版。自此,一个全新的通俗小说类别——暴露小说,在美国诞生,一个伟大的名号——美国暴露小说之父乔治·利帕德,在美国通俗文坛传世。

乔治·利帕德曾经这样评论他的挚友、美国天才的作家爱伦·坡(Allan Poe):“也许可以说,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家。他喜欢描写荒凉的虚幻的世界,喜欢窥探人类灵魂的最隐秘之处。他创造了浩瀚壮观的梦境,创造了生动的幻景和恐怖的迷宫。”其实,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乔治·利帕德本人一生创作的最好脚注。正象爱伦·坡开创了美国早期侦探小说、神秘小说和科幻小说的新局面一样,乔治·利帕德也对美国早期城市暴露小说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僧侣殿里的僧侣》刚一问世,即售出六万

册。以后十年又销售十万册,创下 19 世纪中期美国小说销售的最高记录。与此同时,大西洋两岸也掀起了一股城市暴露小说热潮,并且这股热潮持续升温,整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许多作者套用过《僧侣殿里的僧侣》的创作模式,其暴露范围扩大到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如《纽约的秘密与悲惨》(The Mysteries and Miseries of New York, 1848)、《圣弗兰西斯科的罪恶》(The Evils of San Francisco, 1884)、《芝加哥:邪恶的城市》(Chicago: Wicked City, 1896)等等。此后,美国暴露小说几起几落,至 20 世纪后半叶又东山再起,成为最受欢迎的通俗小说类型之一。今天,当我们读着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罗宾·库克(Robin Cook)、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等著名暴露小说家的佳作时,不能不对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乔治·利帕德产生由衷的敬意。

1822 年,乔治·利帕德降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一个农场里。他的父亲原先是个教师,后在宾夕法尼亚县当财务主管。经过几年的积蓄,他在切斯特县买下 92 英亩肥沃的土地。但不久,这个家庭即开始没落,到乔治·利帕德两岁时,他父亲已将家产变卖殆尽,不得不让乔治·利帕德和几个妹妹到老家日尔曼敦去投奔他们的祖父。幼时的痛苦生活在乔治·利帕德心中流下了深深的记忆。他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乖戾。1831 年,他的母亲逝世,他回到费城父亲的身边。但不久,他的父亲再婚,他又离家出走,

漂泊异乡。生活的艰辛使他到教会寻找安慰。他虔诚地诵读圣经,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一位宗教女士发现他有读书的天赋,便设法帮助他到一所教会学校就读。但他不习惯学校的陈腐教育,不久即愤而辍学。1837年,他的父亲去世,但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财产。为了糊口,他只得去帮律师抄法律文稿。他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甚至流落街头,四处流浪。通过抄法律文稿,他了解到资本主义的种种邪恶,而街头流浪生活更使他目睹了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和饥饿。他决心做一个作家,以笔作武器,将这个社会赤裸裸的罪恶暴露出来,以唤醒世上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1842年,他担任《时代精神报》(Spirit of the Times)记者,不久又改任《庶民战士报》(Citizen Soldier)编辑。这期间,他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并结识著名作家爱伦·坡,与他成为莫逆之交。他竭力帮助贫病交加的爱伦·坡,此消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文坛佳话。40年代后期,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创办《夸克城周刊》(Quaker City),鼓吹“通过通俗文学这一媒介推进社会改革”,并创建激进的劳工组织“美国兄弟会”,将其社会改革理论付诸实践。乔治·利帕德晚年主要致力于“美国兄弟会”的工作。他相信自己将死于肺结核,因为这种疾病几乎夺去了他全家人的生命。自1853年10月起,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到该年12月,他不得不把自己囚禁在屋子里。然而他还是坚持写完一篇反对“逃亡奴隶法”的长篇报道。接下来,他又构思了近20本长篇小说的提纲。翌年2

月9日,他在伏案写作时怅然离世,享年32岁。

乔治·利帕德一生创作的小说和杂文多达数千万字。《僧侣殿里的僧侣》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自1844年11月起在报纸上连载,不久即引起广泛注意。一位剧院经理要求乔治·利帕德将其改编成剧本。剧本完成后,因故未能上演。许多戏迷纷纷抗议,差点形成骚乱。这个事件促使乔治·利帕德将已连载的小说内容扩充出版。《僧侣殿里的僧侣》实际上是一个系列,共有六个部分。本书译自第一部分《商人女儿玛丽》。这个部分以及其他五个部分大致由三个松散连接的情节组成。第一个情节叙述浪荡子劳瑞姆诱奸商人的女儿玛丽,玛丽的兄弟贝尼武德为妹复仇,谋杀劳瑞姆。第二个情节述说多拉出生贫穷,后嫁与富商阿尔伯特为妻。多拉觊觎更大的名利,投向一个自称英国勋爵的阿尔杰农的怀抱。哈维公爵是多拉的旧情人。他怀恨在心,将多拉的不忠行为密告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发誓复仇,终于将多拉毒死在乡村宅院。其后,他也放火自焚。第三个情节围绕年轻姑娘梅布尔展开。梅布尔为大淫棍老臭虫的私生女,然而抚养她长大的却是牧师派恩。人面兽心的派恩设法用药麻醉梅布尔,想对她实施强奸。关键时刻,老臭虫救出自己的女儿。嗣后,邪教头目拉沃尼将梅布尔骗入险境,又是老臭虫杀死拉沃尼,把她解救出来。最后,梅布尔嫁给哈维公爵。与上述三个主要情节相互交织的还有一些次要情节:老臭虫谋杀诱奸者保罗和富

孀贝基；商人利文斯顿、犹太人加布里埃尔伙同艺术家菲茨诈骗钱财；邪教头目拉沃尼创建邪教。以上种种邪恶，大部分发生在僧侣殿，也即发生在老臭虫苦心经营的犯罪巢穴。一到晚上，费城上流人士就来这里酗酒、玩女人、抽鸦片。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人们所认识的。《僧侣殿里的僧侣》即是这样一部作品。该小说出版后，当地报纸齐声叫好，但更多的人则是对它进行谴责和是非议。《时代精神报》主编约翰·杜索尔(John DuSolle)指责乔治·利帕德“写了一大堆令人作呕的东西”，“想给费城杰出人士脸上摸黑”。《美国星期六邮报》(United States Saturday Post)也载文抨击乔治·利帕德是“恶劣”的“法国派”作家，唤醒了“沉睡在每个人心中的淫魔”。在伦敦，《雅典娜神殿报》(Athenaeum)宣称，乔治·利帕德“描写了庸俗不堪的东西，简直糟透了，完全是一派胡言”。就这样，在一片反对的喧嚣声中，《僧侣殿里的僧侣》被贴上“淫秽”的标签。乔治·利帕德的名字也被人们逐渐淡忘，仅在“美国兄弟会”举行纪念活动时才被提及。但是，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僧侣殿里的僧侣》一版再版，并被无数不法书商盗印。到20世纪下半叶，情况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通俗文学在美国文坛的受重视，乔治·利帕德的大部分作品被重新发掘和研究。《僧侣殿里的僧侣》这部“地下经典”，也被重新定位。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是美国暴露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乔治·利帕德本

人,也被誉为“美国暴露小说之父”,“人们将永远记住他,永远记住他的天才”。

《僧侣殿里的僧侣》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有一个革命的主题。在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据历史学家记载,10% 的富人占据着 90% 的财富,而 90% 的穷人却在忍饥挨饿。乔治·利帕德是最早认识到资本主义腐朽本质的人士之一。在《僧侣殿里的僧侣》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各类中坚人物——资本家、僧侣、律师、政客、银行业主、主编和商人——都作了无情的揭露。他以详尽的白描手法,刻画了他们十恶不赦的种种罪恶,其中包括乱伦、强奸和谋杀。当然,这种刻画不是空泛的,而是各有侧重点,可以说全方位地体现了他们的腐朽本质。譬如法官,个个贪得无厌。有的“钱包膨胀,满是受贿的赃款”;有的“手里触摸硬金块,那是杀人犯来换取性命、强盗换取自由的东西”。又如政客,个个都是政治骗子。“大搞选举欺诈”,“买通穷苦的移民和土著印第安人选民”。再如牧师,表面道貌岸然,骨子里男盗女娼。“养父强奸养女”,还要为自己立牌坊。这些极其深刻的画面,不啻一把把利剑,刺向这个没落社会的心脏。

《僧侣殿里的僧侣》的价值,还表现在它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诚然,作为一部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的作品,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通俗小说的烙印。如书中的几个诱奸者令人想起风靡大西洋两岸的引诱言情小说;而罪恶累

累的“僧侣殿”，也令人想起哥特恐怖小说中的“城堡”和“寺院”。但是，乔治·利帕德比一般通俗小说作家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简单地照搬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要素”，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后来被称为“现代派技巧”的创造。创造之一，时空倒错。乔治·利帕德将全书复杂的情节集中在圣诞节前三天。开始是序幕，紧接着迅速转换时空，追述各个人物以前的纠葛。创造之二，多重讽喻。贝尼武德对诱奸他妹妹玛丽的劳瑞姆有切齿之恨。然而正是他，与劳瑞姆打赌，鼓动他胡作非为。尤其是，他本人也是一个诱奸者。因而他在伺机谋杀劳瑞姆的过程中，会时时不安地想起自己如何诱骗年轻女仆安妮。创造之三，印象烘托。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僧侣殿”对面的贫民窟的描述：“在它对面，是一大片木屋，看它们的模样，似乎想一头栽进臭水沟里把自己淹死。再过去是两长排住房、厂房和办公室，望过去，时断时续、若隐若现，仿佛想隔着窄窄的街道握手言欢。”在这里，乔治·利帕德通过费城房屋建筑的强烈反差来烘托社会的贫富悬殊，有一种梦魇般的效果。创造之四，黑色幽默。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尤其是阿尔伯特，成为这种幽默的主要来源。如阿尔伯特在他妻子谈起验尸官答应送她虫状头饰时的答话，他询问哈维公爵是否明白“我们的身份”时的情景，等等。

最近，又有一些研究者声称，有证据表明，19世纪中期的一些大作家，爱伦·坡、霍桑、麦尔维尔、马克·吐温、惠特

曼等等,都曾借鉴过《僧侣殿里的僧侣》里的表现手法。如《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中的背景和“僧侣殿”极其相似,《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的反面人物帕泊的形象类似于老臭虫,等等。不管这些学者的证据是否充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僧侣殿里的僧侣》的艺术价值并不比《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逊色。

由此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谁劣谁优。通俗小说有上乘之作,严肃小说也有平庸之品。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情节模式。通俗小说有着广受欢迎的情节模式,因而被反复套用,以至于形成一个类别。而严肃小说刚好相反。

也许,这种结论是能站住脚的。

黄禄善

1999.12.20 于上海大学

目 录

总 序	(I)
导 言	(III)
第一章 牡蛎酒家的赌局	(1)
第二章 商人的女儿玛丽	(26)
第三章 贝尼武德和劳瑞姆	(29)
第四章 星相师	(37)
第五章 朵拉、利文斯顿	(48)
第六章 僧侣殿	(69)
第七章 僧侣殿里的僧侣们	(75)
第八章 南希妈妈和长头发的贝丝	(114)
第九章 新 娘	(126)
第十章 婚 礼	(142)
第十一章 老臭虫	(159)
第十二章 塔 楼	(171)
第十三章 无名的罪恶	(186)
第十四章 有罪的妻子	(201)
第十五章 玷污了的人儿	(211)

第一章 牡蛎酒家的赌局

“我说，先生们，怎么打发这个夜晚呢？这得花点心思。是到橡树街寻欢作乐，还是乖乖地溜回家去？想想看，今天晚上将跟什么作伴，是白兰地和牡蛎，还是枕头与被褥？”话未说完，这位矮个先生使用力挣脱了伙伴们的怀抱，靠在一根灯柱下。他借着酒劲，用力把斗篷甩上肩头，两眼空虚地盯着便道上的狂欢者们。

“白兰地，”有人喊道。这是位裹在雪白大衣里的肥硕先生，长着一根标新立异的梨型鼻子。“白兰地是一位绅士，一位真正的绅士。喝得再多，也不会感到头痛。香槟酒却诱人上当，它滑进你的喉管，象油一样香醇，接着却——却在你的脑袋里放上一只磨盘，再吹上一口气，让它转啊转，磨起你的脑汁！噢，这——这路怎么高低不平，贝尼武德，听见了吗？明——明天给公路局写封信，就说这些该死的路象山一样崎岖不平。”说完话，这位肥硕先生也靠到了

另一只灯柱上。此刻，便道上只剩下两位先生，看那架式，就好象他们是这条路的主人，谁要是报出一个数字，两人二话不说，便会用相应数目的花坛把道路装饰起来。

“贝尼武德，你听见了吗？”两人中较高的一位叫道，他紧了紧身上那件法式大衣，被一把蓬松的大胡子遮住的嘴角泛起醉醺醺的微笑：“看那座议会大厦，看啊，独一无二的奇观！它有两只尖顶，一只货真价实，一只足以乱真。我的上帝啊，两只尖顶！月光造就的奇观！贝尼武德，你没看到吗？那座钟楼正在过马路，他遮住了街灯的双眸，是，是要同他开个玩笑？”

另一位先生却没有理睬伙伴那睿智的询问，而是忙里偷闲，沿着道边跳起了一小段不规则的西班牙舞，在穿插着恰恰和真正的新西兰双人舞的舞步中，他潇洒地结束了表演，挺直了匀称的身躯。他一抖双肩，披好斗篷，把目光转向月光中的夜空。夜空有如天堂，澄净，清冷，如死去般宁静。月光下是一张清秀的脸，在漆黑的卷发的衬托下更显得苍白。有一阵他似乎沉浸在哲理的思索中，不时把拇指放在鼻子上，还伸出手指，在空中划着圆圈，最后，他踉跄着坐到一只消防栓上，把经过一番思索后取得的惊人心心得向众人传达。

“米勒的预言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世界——噢，这只

栓晃动得可真厉害——世界末日就要来临——因为，小伙子们，你们没看见吗？今夜的夜空里竟然出现了两个月亮。”

如果你想画一幅醉酒狂欢图，那下面这一幕可算是不错的素材。

在一幢四层高的房子门前的阶梯上坐着一位先生，他双臂交叉在发达的胸肌前，右手紧握一根粗大的金头手杖。他叫古斯塔法·罗瑞姆，却总是被人家唤作‘漂亮的古斯罗瑞姆’，因为，众所周知，他是女人的宠儿。他沐浴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容俊俏，颇有男子气概。黑眼睛神采奕奕，高鼻子微微带点鹰钩，坚毅的双唇被胡须所遮盖。帽子稍稍向一侧倾斜，露出浓密的暗褐色发卷和饱满而果敢的额头。当他注视着坐在对面消防栓上的朋友时，那双黑眼睛燃烧着热情的火焰，闪耀着幽默的光彩。

他的朋友，正象你已经听到的，叫做贝尼武德。此刻他的双手正拍打着消防栓的顶端，好象在为某个即兴创作的音乐打拍子，他的双腿紧紧夹住消防栓，好象正催促骏马全速奔驰。

他把斗篷甩到肩上，这时我们看到了他裹在黑色紧身衣里纤细却匀称的身体。他的脸色极其苍白，长发如乌鸦翅膀般漆黑，一路打着浓密的卷儿披散到两肩。五官端正，